



# 独具特色的军旅作家

——深切怀念挚友马砚田

杨立元



听到马砚田突然去世的噩耗,我十分震惊,悲痛不已。文友们也纷纷发文来悼念他,表达对他去世的痛惜之情。

马砚田于1951年生于乐亭县刘马庄村,197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正团职军官、上校军衔。他先后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诗神》《河北文学》《河北日报》《红豆》《文友》等上百家报刊上发表了400余首诗作、100余篇散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获得了许多奖项。著名评论家张同吾、苗雨时,著名诗人张学梦、刘晓滨、徐国强等曾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日报》《诗神》等报刊上撰文,对其诗作和散文作品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和多视角的解析,并对其美学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准确定位。他除了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特写、评论、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作品。

马砚田作为一名军旅诗人,多年来他用诗歌歌颂和平,祈祷命运,敬畏先人,期许未来,礼赞泥土、阳光和雨露。军旅和农村生活构成了他创作的两个领域,他用自己的心血竭力经营,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这两块领地也在净化着他的灵魂,提升着他的精神层面,深化着他的思想,开拓着他的视野,延展着他精神家园的领地。他

的诗中既没有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勇猛,也没有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阳刚,而多是低吟浅唱、涓涓如诉,如一汪清水沁人心脾,如缕清音悦耳动听。即使歌颂牺牲和献身,也是从容平静,笼罩着一种温馨和安谧,弥漫着一种淡定和祥和。在他诗的内核里,战士们的牺牲和奉献,其实是对生命态度的一种积极保留。他的诗风清新质朴、恬淡素雅,就像一首动听的歌曲,音域绵长而清新悠扬,凝练简约而富有韵味。正是这种“软性”的抒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马砚田的创作风格、精神风貌。所以著名诗人张学梦称他是“悄声细语”派,并对他的诗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绘:“马砚田是耕耘在军旅诗的边缘地带。军旅诗中的雄浑、壮烈、豪放因与民情、人性的交融而淡化了。军情中浸透了民情,民情中洋溢着军情。这一丝暖意,却很难被风刮散。诗人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独异的抒情格调和审美情趣。”无疑,这是对马砚田诗的最准确评估和定位。靠着滦河水的滋养和湿润,他的文学语言显得灵性、灵气、灵动,有些近乎经典的句子,就像河水洗过一样鲜活,留在读者的记忆里。

马砚田的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理性力量。他善于通过一个个精美的意象来呈现具有丰富诗意和时代蕴含的生命质

量。如在《唐山抗震纪念碑》中,他是这样表达的:“用石头装订成书/耐得住岁月默读/读出生命的价值/你周围如云的人流/我感觉/他们刚刚走下浮雕……”唐山抗震纪念碑作为伟大的抗震精神的具象物,是一部“用石头装订成的书”,充满了“患难与共、公而忘私”的人文精神,“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经得住“岁月的默读”和岁月的长考,是永远不倒的丰碑。用这样的句子垒筑成的诗篇,无疑有着丰富的精神含量和深刻的时代意义。他听说,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斗中,一个连队打到后来,只成为一支理论上的连队,二三十个年轻的生命面临断粮断水的生死考验。这个时候,在他们面前,只剩下了一只红苹果。这只苹果给指导员出了一道人生的难题,而这道难题,是我们的战士们解答的。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他们有太多的爱。于是他这样写道:“有一只苹果红成天边的霞光/当那些/冲出生死地界的少年/还有肚子里吃饱枪弹的伤员/共同坚辞/喝水的欲望/受到冷落和委屈的红苹果/一只一直红到今天的红苹果/你尽可随意体味战士/这一千秋响亮的绝唱”(《一只苹果》)。正是有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了他们的大智大勇、大苦大难、大生大死,才转化了人类生命和民族前途。该诗在苹果这个小而又小的意象中容纳了战士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有了无限丰饶的美味和令人思索的质感。

马砚田的诗清新细腻、美丽异常,且义理深远、意味无穷。他善于追踪和捕捉生活中的末微细节,舍得花费大心血、大力气,进行剖解和开掘,美化、幻化和羽化,升华出启人肺腑的哲理和升腾出动人心魄的情意。如《灵魂的家园》:“精神就从这石碑上走下来/走进一个多情并色彩纷呈的季节/鸽子/绿色/阳光/喧嚷着流进每一片黄土/用青春载满断裂的峡谷/让每一个后人的心田/生满永恒的绿色”。诗人用形象生动充满葱郁渴望的诗句,传神地描绘了伟大不朽的抗震精神被传承、发展、进化的历程。这样的诗作既给人以生命的启示、心灵的感召,也给人以美感的愉悦、诗意的诱惑。他的诗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清新隽永、幽深澹远的意境,平实中见幽深,平静中见灵动。他笔下所创造诗的意境是他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象完美融合的结晶,是他生命之魂与万物之灵相渗透的结果。他善于把自己心灵的律动沉浸

到大自然的呼唤里,领略大自然的机趣,以获得心灵的宁静的归宿,并从对大自然的神秘和灵性的挖掘中寻出人生的堂奥和真谛,进而形成诗的形态和意境。然而,他诗的意境又是分层面的、多角度的。有的以理趣占优,如在《关于盐》中,诗人这样写道:“从盐的元素里提炼生命/生命就有了根基/在人生的季节/燃亮爱情的葱绿”。这里诗人把盐与人类的生命、生存及爱情紧密联系起来,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有的则充满情趣,如《家》中,充满了一名离家千里、据守边关的边防战士对家的顾恋之情:“莫怨人生之海雨打孤舟/我不信风雨能泡烂意境和乡愁/只要槐棚里那一株两株老树/依然挂满殷红的苍枣/我的家我的家呀/谁问哨卡千里万里/在我的心头/永远茂盛一枝/报告春乡/在晨露中飞舞的权芽”。诗人虽然距家千里万里,但念家之情永远是积郁在心头的块垒,挥之不去。在这里情与景偕、心随物迁,主观的思乡情结与故乡的景物完美相契,睹物思人,表现了诗人浓烈的怀乡情绪。

就精神实质和审美观念而言,马砚田是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充满责任感的暖色调的诗人。他的诗没有冷峻的批判意识,没有刚烈的情感力度,而表现出一种平静、平缓的暖意和温存。不论是对祖国、人民、军人这些恢宏博大的群体的礼赞、关注,还是对尘埃、土地、河流、山脉等自然存在的细部扫描、绘制,情感的抒发都平和徐缓,并将这种爱“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读者的心田,给人以不尽的回味和留恋。如《家》:“还忆得么/弯月如钩/该是哪一株老柳/牵来一片蛙声泣诉/就连喝喝鼠声/也是温柔”。诗人本应该把思乡情绪抒写得浓烈夸张,但却如泣如诉,低吟浅唱,静谧得如溪流悠悠。诗人的激情被稀释和弥散后,更显出诗意绵长,情意悠悠。

生活中的马砚田是低调和随意的,对待名利,他也是淡而化之,不以为然的。他说:“我不过是乡下草台上的一个无名歌手,不过是研究滦河文化的一个个体户。我所刻苦追求和铭心在意的写作本身的一个过程,一种快感,一种纯粹,一种唯美。”这就是马砚田的创作观,他始终在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恪守和实践中,成了令人称道的诗人。他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创作精神、他的作品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必将激励我们不懈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 小砖叙大爱「俗」中见巧思

——电影《寻砖》观后感

张森

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主题突出,在受众上往往具有比较广泛的优势,但表现手法却容易落入俗套。如何艺术地表现主旋律,是摆在许多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难题。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共迁安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燕稳影视文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等出品,河北广播电视台“青年导演计划”成员李伟担任编剧、导演,张亮、鄂靖文、刘俊孝领衔主演,目前正在全国院线放映的电影《寻砖》以其低成本制作和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为主旋律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保护长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长城历史达两千余年,绵延万里,凸显保护长城这一主题,选点很多。电影《寻砖》避开声名显赫的景区,而是选择长城脚下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沙石堡,以兼职长城保护员村民白富贵为主人公,围绕一块长城砖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表达了保护长城、人人有责的主题。虽是小小村庄小人物的小故事,却讲述得津津有味,让人回味无穷。

《寻砖》讲述的故事虽是小事,却也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村民要过好日子,引来南方的老板在山里建砂石料厂,而这显然不利于长城的保护;村民长城上放羊,对长城有破坏,可放羊的确也是村民的生存之道;村里的这段长城名不见经传,还要不要保护……这一系列矛盾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故事讲好了,自然就让人信服,保护长城的主旨也凸显出来了。故事最后借村民之口给出了答案:“咱沙石堡的人,不能为了口吃的,连良心都不要了!”平凡的村庄平凡的人,平凡的故事平凡的话,却能打动观众的心。小小一块砖,讲述大道理。这是编导的匠心,也是影片的观点之一。

《寻砖》讲述的虽然是平凡人的小故事,却讲得十分精彩。故事从一块长城砖讲起,刻、藏、寻、得的过程构成了故事的主线,不仅扣住了保护长城的主题,也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这是一块非同寻常的砖,砖上刻着抗战烈士的英名,也藏着年轻长城保护员白富贵的爱情信物。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色彩。从石匠雕刻,到富贵暗藏,到不翼而飞,到百觅千寻,到偷梁换柱,最终失而复得……环环相扣,妙趣横生。尤其是带有喜剧色彩的“巧”,在剧中运用得尤其出色,令人忍俊不禁。投资方正与村主任在家里商谈建砂石料场的事,破窗而入的石块不偏不倚砸中了额头;不远千里来寻“砖”的老郑,恰是砂石料场老板的父亲;偶然脱了车的轮胎,不偏不倚撞上了古董摊上的瓷瓶;明明藏好的砖可以拿来证明长城的历史价值了,却不翼而飞;好不容易找到砖了,却又被人埋进坟里垫了棺材;觉得真“砖”再也找不回来了,却意外地被“钓”出水面……虽说无“巧”不成书,但这些“巧”中透着生活的真实,蕴含着现实的逻辑,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与剧中人物悲喜同频共振。平凡的故事,因此有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地方风俗特色的融入,令《寻砖》锦上添花。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带有鲜明冀东地域特色的皮影戏的嵌入,从故事开始主人公白富贵刻皮影表述恋情,到中间村民办白事请唱皮影戏,白富贵被邀请客串角色,皮影艺术不仅丰满了主人公的形象,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故事增色不少。就连剧中人物刘杰克免费吃白饭,也是冀东地区民俗的体现,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同时,让人看了觉得既亲切又有趣。

方言的选用,也是《寻砖》的一大特色。冀东方言的选用,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地域特色,也使故事更加鲜活,充满张力。不仅当地人看着亲切,其他地方的观众,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实践证明,影片这种地域民俗与方言的运用,是成功的。《寻砖》未完成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近日荣获第21届中美电影节“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奖,都是很好的证明。

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陈述,电影《寻砖》巧思佳构,曲径通幽,让宏大的主题,巧妙地隐藏在青年男女深情的爱恋里,藏在守护了一辈子长城的父亲对儿子的谆谆嘱托里,藏在儿子不远千里来寻父亲当年的足迹里,藏在皮影艺术的生动展现里,也藏在古老长城与靓丽新姿交汇的美丽风光里。寻找的是一块砖,寄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长城守护者的情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块意义非同寻常的“砖”,必将在电影艺术和长城保护的历史上,刻下一道鲜明的印记。而地域特色与地方文化的和谐融入,必将对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 蜜成犹带百花香

王艳

她娘家,是我儿时的乐园。她娘家有一个巨大的菜园,大到一眼望不到头,大到菜园荒废后,里面直接建起了半个村庄。她娘家的大菜园,一到夏天,就开满了花朵,引得养蜂人纷纷来园边驻扎。有一对南方的养蜂兄弟,住进了她娘家宽敞的仓房,一直住了多年。

在那样交通不便的时代,通过养蜂兄弟,我第一次熟识了南方口音,认识了南方的蚊帐、南方的马扎,以及此篇的主角——蜜蜂。

养蜂人沉默寡言,但他会打开蜂箱,让我们看蜂窝形的蜂房,也会把琥珀色的蜂蜜提取出来,让我们第一时间尝鲜,还会回答我们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满足小孩子的好奇心……原来,蜂群的分工如此严密工整;原来,蜂王是女孩子,她既不会采蜜,也飞不远;原来,蜜蜂蜇了人,自己大概率也活不成……

蜜蜂家族,简直是社会管理的小能手。一个蜂群,通常由一只蜂王、众多雄蜂和工蜂组成。蜂王为雌蜂,个头最大,它占据蜂巢中央,每天静静产卵,不用采蜜,不用放哨,不用哺育蜂宝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吃喝还有工蜂伺候;雄蜂个头比蜂王小,比工蜂大,不能采蜜,没有蜜汁,负责与蜂王孕育后代;干活儿最多的,是工蜂,根据工种又分为采集蜂、哺育蜂和防御蜂等,完成采蜜、取水、授粉、防御、哺育幼蜂等工作,货真价实的蜂界劳模。

东汉《说文解字》中,许慎将“蜂”解释为:“飞虫螫人者”。蜜蜂家族中,能用蜂针蜇人的是工蜂,蜇起人来六亲不认,我清晰记得,一对住在帐篷里的养蜂母子,孩子才五六岁的模样,额头被自家蜜蜂蜇出了一

个鸭蛋大小的圆包……为什么蜜蜂蜇了人,大概率自己也活不成呢?因为它尾部蜂针与内脏相连,蜂针钩住敌人皮肤,释放毒液后,蜜蜂会奋力飞走,蜂针连同部分内脏会因为作用力被一起拉出体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便也活不成了。

小时候看电视剧《神雕侠侣》,觉得小龙女养的玉蜂可真厉害,不但群殴把恶人们咬得落荒而逃,淬了蜂毒的“玉蜂针”还是独门暗器;却有一事始终疑惑,小龙女苦等情郎十六年,“在玉蜂翅上刺下‘我在绝情谷底’六字,前后刺了数千只”,真的能实现吗?蜜蜂防御性这么强,自家主人也不会老老实实让她刺字吧,刺了数千只,就一直不蜇她吗?难道她跳崖时随身带着刀枪不入的“金丝手套”?神奇的是,小龙女在谷底十六年,长期食用玉蜂蜂蜜混以寒潭白鱼,身上的冰魄银针剧毒竟然被消解了,更神奇的是,十六年过后,“雪肤依然,花貌如昨”,容貌丝毫未见苍老,其中是否有蜂蜜的功劳呢?

“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甜之长”,这是晋代郭璞在《蜜蜂赋》中对蜂蜜美味的描摹。蜂蜜的英文是“honey”,人们把它视若珍宝。那么,香甜的蜂蜜是怎么产生的呢?蜜蜂从花朵中采集花蜜存于蜜囊带回蜂巢,通过工蜂之间的口腔传递,花蜜被反复咀嚼并与唾液混合,利用自身消化酶和微生物将花蜜分解和转化后,将其存储在蜂巢中,工蜂不停扇动翅膀,产生空气流动,使花蜜表面的水分挥发,逐渐浓缩成蜂蜜。

除了蜂蜜可食,蜜蜂本身也是文学作品中的常客。

关于蜜蜂的成语,很多含有贬义,比如



(丰翠松绘)

蜂趋蚁附、招蜂引蝶、蛇口蜂针……但在传统文化中,蜜蜂作为一个意象,妥妥是辛劳不求回报的象征。唐代罗隐的《蜂》诗:“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南宋杨万里的《蜂儿》诗:“蜜蜂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花为粮。作蜜不忙采花忙,蜜成犹带百花香。蜜成万峰不敢尝,要输蜜国供蜂王。”虽隐含讽刺意味,大抵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杨万里还有一首《嘲蜂》诗,很俏皮,很生动,“薰蕉供药较香些,引得蜂儿绕室哗。笑死老夫缘底事,蜂儿专用鼻看花。”

嘲笑蜜蜂只奔香味而来,却未知那不是花香是药香。

蜂腰,是古人形容一个人腰肢纤细的专有名词。《红楼梦》四十九回,大观园忽逢大雪,群钗争奇斗艳,“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偏偏史湘云打扮成小子模样,“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竟比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大观园还有个蜂腰桥,小丫鬟红玉有意与贾芸相遇,“且不去取笔”,等了一会儿,便在蜂腰桥遇上了,“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红玉因聪慧伶俐被凤姐看中,实现了事业上的逆天改命,又因这桥身细窄的“蜂腰桥”,完成了与贾芸的近距离邂逅,心思之巧、心态之稳、反应之迅、布局之妙,令人叹服。

《聊斋志异》有篇《绿衣女》,醴泉寺深山一个穿绿衣的美丽女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肢纤细,不盈一握,“腰细殆不盈掬”,这姑娘虽与书生于景陷入热恋,却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妾心动,妾禄尽矣”,这敏锐的第六感,终究保住了自己性命,被于景在蛛网里救下后,她恢复了绿蜂本真的样子,以身投墨汁,于桌上作“谢”字,展翅穿窗而去,“自此遂绝”,永不再见。

过了盛夏,养蜂人也要回南方去了。某一个夏天,我离开家乡,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多年后,读着“蜜成犹带百花香”,觉得这句诗真是自带香气,就像那些儿时的记忆,她娘家巨大的菜园,养蜂人支起的蚊帐,小男孩头上的蜂包,乡村傍晚的静谧时光……虽然遥远,却似蜂蜜里挥之不去的百花香,久久不散。